

精神分析講台

自體心理學（之四）

劉時寧 林明雄 許豪冲 劉慧卿 張凱理 著
王麗斐 主編

精神分析講台 ——自體心理學 (之四)

劉時寧 許豪沖 林明雄

劉慧卿 張凱理 著

王麗斐 主編



PE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四） / 劉時寧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學富文化，2006 [民 95]
面：公分

ISBN 978-986-7840-94-3 (平裝)

1. 心理治療 - 論文,講詞等 2. 自我(心理學) - 論文,
講詞等

178.807

95021742

初版 2006 年 11 月

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四）

主 編 王麗斐
作 者 劉時寧 許豪沖 林明雄 劉慧卿 張凱理
發行人 于雪祥
發行所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 106 新生南路三段 60 巷 9 號
電 話 02-23620918
傳 真 02-23622701
E - M A I L proedp@ms34.hinet.net
法律顧問 宇州國際法律事務所 廖正多律師
印 刷 天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定 價 350 元(不含運費)

ISBN-10: 986-7840-94-1

ISBN-13: 978-986-7840-94-3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主編序

自體心理學在台灣 2005

時間過得很快，彷彿一瞬間，我們又要出版第四屆自體心理學研討成果—「自體心理學在台灣 2005」，並辦理第五屆自體心理學研討會。在台灣這種瞬息萬變、時常變動的社會氛圍下，能如此年年如一，準時於每年 12 月的第三個週六辦理的自體心理學研討會，以及準時將研習成果出版，在國內十分難能可貴。我有幸能陪伴他們一路走來，聆聽他們的報告，閱讀他們的文稿，是享受、也是學習。

此次的論文集，共收錄五篇論文，分別由劉時寧醫師、許豪沖醫師、林明雄醫師與劉慧卿醫師所執筆；至於張凱理醫師的文稿，則整理自張醫師於第四屆自體心理學研討會的演講稿。第一篇論文是劉時寧醫師的〈閱讀精神分析：經驗或理論？〉，劉醫師一本其哲學背景的基礎，以發問與邏輯推演的方式，來思考為何以及如何閱讀精神分析的文獻。至於第二篇論文是由許豪沖醫師所撰寫的〈神入、關係、與自體的統整〉。在這篇文稿中，許醫師將論文焦點擺在自體的發展，特別是將神入與關係對自體發展與統整的影響，粗淺而言，正是自體心理學對如何增進自我理解的探討。第三篇文章來自林明雄醫師的〈潛抑與象徵〉。一如往昔，林醫師習慣性地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地介紹佛洛伊德、拉岡、克萊茵、寇哈特、乃至於榮格等大師對「潛抑」與「象徵」的觀點，內容豐富無人可比。第四篇則是劉慧卿醫師的〈象徵化、昇華和轉化〉的文章。劉醫師透過對這三種現象的後設心理學探討，進而提出她個人對人格之功能和結構的論述。第五篇則是張凱理醫師對〈困難患者之個別動力心理治療〉的臨床反思。這是張醫師自己多年臨床工作的思索，特別針對與失敗病人工作經驗的反省，其中特別針對 transference、

countertransference、boundary……等重要關係議題的分享，十分值得有志投入臨床心理治療工作者閱讀。

總之，這是一本由這五位作者專心投入、用心準備並消化反思的成果，在分享他們的大作之時，不妨為自己沏上一杯茶，細細地閱讀，享受這一份屬於自己與自體心理學的心靈約會！

王麗斐
寫於台灣師大
2006年11月

目次

主編序	iii
1. 閱讀精神分析：經驗或理論？ / 劉時寧	1
2. 神入、關係、與自體的統整 / 許豪沖	17
3. 潛抑與象徵 / 林明雄	51
4. 象徵化、昇華和轉化 / 劉慧卿	159
5. 困難患者之個別動力心理治療 / 張凱理	179
附錄 張凱理醫師「困難患者之個別動力心理治療」 演講講義 / 張凱理	201



閱讀精神分析：經驗或理論？
(Reading Psychoanalysis : Experiential or Theoretical ?)

劉時寧

2 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四）

1. 從事心理治療工作的人，閱讀精神分析理論的文獻有什麼用？這個問題似乎很奇怪，因為這好像不太是問題。即使是批評精神分析的人，也無法完全否認精神分析理論的價值。一個顯然不是唯一的、但卻相當直接的答案是：讀精神分析理論有助於我們了解人的心靈，包括自己和他人。然而，讀精神分析理論如何幫助我們了解人的心靈？這個問題似乎就不易回答了。
2. 生理學讓我們了解，為什麼運動的時候心跳會變快。所謂「了解」至少表示：可以串聯運動和心跳加速兩個事態中間的關係。這讓我們可以有概括性的斷言，例如，「凡是 A 必然會 B」，至少是「大部分在 A 的情況下，都會出現 B」或「在 A 的情況下，很有可能出現 B」。也讓我們因而有預測能力，「張三處於 A 的情況，所以他（她）一定／很可能會有 B」。生理學提供我們一種模式，透過因果關係串聯某些事態，因而幫助我們了解身體機能的運作。其他自然科學亦然。
3. 精神分析理論亦然嗎？有人以為，精神分析理論是常識心理學的擴充；若是如此，則精神分析理論亦然。所謂常識心理學，指的是一些人盡皆知的心理現象，例如：人對於死亡都會恐懼，哭泣表示心情不好等等。一對結婚多年，相處融洽的夫妻突然離婚，聞者莫不錯愕。這是為什麼？因為這違反我們的常識心理學。於是傳言四起，有人說先生早有出軌，有人說太太專橫才是遠因。為什麼會這樣想？因為大家試圖將之納入自己熟悉的常識心理學模式。常識心理學提供的模式，讓人們斷言及預言，基本上和生理學所提供的模式相去不遠。或許差別只在於精確程度，常識心理學模式的普遍性和準確性顯然頗為不足。精神分析理論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大幅修正且深化了常識心理學的模式，使新的模式能夠更準確地洞悉人心，解釋人的行為。若然，則精神分析理論的地位近乎深奧的生理學，兩者都提供了更細緻、更正確

的模式，幫助我們更能夠了解人的心理和生理。因此，閱讀精神分析理論就跟唸心理學教科書一樣，讓我們能熟悉和掌握某種理論模式，進而以之解釋他人或自己的行為與動機。

4. 所以上述說法回答了我們一開始的問題，即閱讀精神分析理論如何幫助我們了解人的心靈。不過，即使這個答案是正確的，它也不是完整的。換言之，雖然透過閱讀精神分析理論能讓我們掌握某些理論模式，而能更準確地洞悉人心，但這並不是精神分析理論幫助我們了解人心的唯一方式，或許也不是最重要的方式。
5. 我們如何了解人的心靈？這不僅是心理學的問題，長久以來，它也是哲學上的重要爭議之一。我們如何了解他人？有些哲學家擁護上述 3. 的立場，認為常識心理學及其他有關心理的理論（包括精神分析理論），提供一套人類心靈運作模式，我們就是透過這種模式去了解他人。不同的模式，決定了解的深度與正確性。這種理論，哲學上稱之為「理論理論」。相對於理論理論者，則稱「模擬理論」。後者認為，了解他人不在於我們擁有理論模式，而在於我們彼此有類似的心靈。聽他人的敘述，看他人的行為表現，我們會設身處地，以自己的經驗對照想像，模擬對方的經歷。我們自問：「在相同情形下，我會怎麼樣？」然後透過對自己的了解去了解對方——基於彼此有類似的心靈，因此應有相似的經驗。簡略講，理論理論強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模擬理論憑藉的則是「將心比心」。
6. 長久以來，理論理論和模擬理論相持不下，原因很明顯：各有優劣。以哲學方法處理這個問題，就是各自把理由說得嚴謹周延，絲絲入扣。不只要說為什麼這個比較好，也要說別的選擇有什麼缺點。哲學訓練的目的，就在於讓思辨更精確紮實，然而，若暫時離開哲學的方法，或許更直接的思考方

4 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四）

式是，先察看自己了解他人的方式。曾有位獨居的中年婦女，在診間敘述她如何與家人用心電感應的方式溝通，以避免情治單位侵占他們的財產……。精神醫學的訓練讓我們分辨出她種種的精神病症狀，心理學的知識（包括精神分析的理論）有助於我們知道她的自體在崩解、她的防衛機轉、「財產」的象徵意義……。但知道這些以後，就算了解她了嗎？或許必須知道長期以來家人皆避她唯恐不及，她也不敢找他們，但在鄰居面前卻必須稱讚家人如何關心她，然而她覺得鄰居都知道這是徒勞無功的謊言……。沉浸在那種深切無際的孤獨無助之後，似乎才覺得對她有些了解。讀《袁崇煥評傳》時，能設身想像蒼白敏感的明思宗如何把袁崇煥的功績看成自己的無能和恥辱，或許更能了解他處死袁崇煥的原因。

7. 「我是個病人……我是個壞心腸的人。我沒有吸引力。我相信我的肝有病。不過對我的病我毫無了解，也不確定到底是什麼困擾我。我不可能為此去找醫師，以後也不會，雖然我對藥物和醫師有份尊重。此外，我非常迷信，迷信的程度足以讓我尊敬醫學。（我受過的良好教育足以讓我不至於迷信，但我很迷信。）……」¹

看到這樣的敘述，我們可以推測，這個中年男性的自體可能瀕臨崩解，因此出現慮病、多疑的傾向，甚至有些偏執的想法；他可能沒有夠好的自體客體支持，或者他的自體不夠統整（cohesive）……。然而，會讓人強烈懷疑的是，如果我們不曾想像過他孤獨蜷縮於其陰暗寓所時，不斷怨天尤人的那種心情——由憤怒、惶恐、和寂寞所交織的絕望——我們是否可能有如上的推測？

8. 另外，從理論層面來看，心理學和生理學有一個很大的不

¹ 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筆記》。第一章。

同。生理學研究的是生物體的物理和化學現象，這些現象之間的關係是因果關係。就像水加熱到 100°C 必然會沸騰，若確定所有相關的「因」，我們即可據以推論出它的「果」。有什麼樣的因必然有什麼果。但是心理現象之間卻是理由關係而非因果關係。在大部分情況下，人對於自己的想法和行為是可以選擇的（雖然人們常忘記這一點）而非必然的。張三早上起床後覺得頭很痛，所以去看醫生。頭痛是看醫生的理由，因為張三不是非看不可，不像水在 100°C 非沸騰不可那樣。在此，心理學的理论就有其限制——我們永遠無法單憑理論就斷言人的言行舉止，許多理由是私密的，要「將心比心」才能體會，才說得通。

9. 因此要了解一個人，除了理論認知上的了解之外，經驗上的模擬亦不可少。這當然沒有排斥理論，只是要強調，掌握了「心同此理」中的「理」常是不夠的；至少臨床上在了解個案時，模擬是必要的，有時甚至是主要的。
10. 然而，當我們帶著這個結論回到 3. 和 4. 的時候，會發現自己碰到一個難題。如果在試圖了解人心的過程中，經驗的模擬常比理論的掌握更為重要；如果閱讀精神分析理論，只是讓我們熟悉某些精緻的理論模式；那麼，閱讀精神分析理論對於我們了解人類心靈的助益似乎不如想像中重要，除非閱讀精神分析理論也有助於經驗的模擬。有這個可能嗎？如果我們認為，面對個案時，精神分析理論的角色不只在於織起一片綿密的蜘蛛網，藉由擄獲紛至沓來的話語，捕捉對方的夢境，更在於梳理治療者的心弦，透過與個案的諧頻（in tune），感受諸多擾攘訊息深處的脈動；我們必須思考的是，閱讀精神分析文獻的活動，如何影響讀者的內在經驗。
11. 關於這個可能性，我們在精神分析的理論本身，可以獲得初步的啓示。例如佛洛伊德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裡說：

6 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四）

有一條道路從認同出發，經過模擬而通往神入，亦即通往對心理機轉的了解，藉此，我們對他人的心理生活才能夠有某種態度。²

對他人內心的了解須藉由神入，神入則是藉著（暫時的）認同及模擬而得。Kohut 用「代理的內觀」（vicarious introspection）描述神入，頗為畫龍點睛。Kohut 如是說：

透過它（按：即神入），我們得以接近人類的內在生活——如果我們沒有代理內觀的能力，那麼人類的內在生活以及複雜心理狀態的心理學，都將是無法想像的。³

12.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嘗試著神入是治療者了解個案的主要方式之一，那麼精神分析理論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而閱讀精神分析理論又能有何助益？

每個對精神分析有興趣的臨床工作者，對上述問題可能會有不同的回答。這些答案可以是很主觀而且很個人化的，因此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重要的是，因為閱讀精神分析文獻是漫長而費神的活動，自己的答案必須有足夠的說服力讓自己持續這種活動。

以下的敘述，當然也是一種很個人化的答案。

13. 想像聆聽史麥坦納的《莫爾道河》或觀賞秀拉的〈星期日午後的大傑特島〉。假設 A 對西方古典音樂一無所知，他完全不知道史麥坦納是何許人，也不知道有關《莫爾道河》的任何事。但是，當 A 第一次聽到這首曲子的時候，他必然會產

² *Standard Edition*, 18, p.110, n.2

³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p.306

生某種知覺（*perception*）和印象（*impression*）。他或許覺得曲調很悅耳，或許覺得旋律很流暢等等。更有可能的是，他就是有種特別的感覺，但說不上來那種感覺；或者，他會覺得再怎麼形容，也無法完全捕捉當下那種感受。假設 **B** 對樂理和作曲理論頗有涉獵，也常聽些古典音樂，但他完全不知道史麥坦納是何許人，也不知道有關《莫爾道河》的任何事。當 **B** 第一次聽到這首曲子的時候，他一定會有不同的知覺和印象。他有更多的描述，例如主題的發展與變奏，長笛和弦樂部如何唱和等等。當然，**B** 可能仍然覺得還有一些感受是無法形容的。再換另一情況，如果 **C** 不懂得樂理和作曲理論，但尚熟稔西方的音樂史，了解作曲家的生平，知道《莫爾道河》的作曲背景，那麼當他第一次聽到這首曲子的時候，他的知覺和印象必然不同於前面二位。同時，他對自己的知覺經驗也會有不同的描述。甚至當他閉起眼睛，隨著音樂的旋律，腦海裡可能浮現一些景致，河道於靜謐的森林中蜿蜒，下游的開闊與澎湃等等。不過 **C** 也可能覺得這些形容沒有完全捕捉他的感受。不只聽覺方面的經驗是如此，視覺方面的經驗亦然。在〈星期日午後的大傑特島〉面前，因本身所擁有的知識之不同，三個人當下的知覺和印象也隨之不同，能夠做出的描述也不同。或許相同的是，他們自己當下的某些感受，有些可以用語言描述，而有些則難以形容。

14. 在上述假設的情況中，很明顯地，個人的印象和感受，與其擁有的知識背景有關。理論知識愈豐富，能夠表達與掌握的描述就愈多。然而這不一定表示個人的理論知識愈豐富，就愈能了解及體會一首樂曲或一幅畫。如果事先用理論搭建框架，然後捕捉感官的印象來填充，不但會忽略許多與既定框架不合、但可能很有意義的片段，也會曲解捕捉到的印象，因而遠離體會與了解的道路；如此，我們擁有的理論適足以

妨礙我們的感受。放棄按圖索驥的企盼，將理論與知識真正置於背景，它們的作用似乎才能夠發揮。好像武林高手對戰，決定於臨場應變，而非事先想好的招式（這就變成套招或餽招了）；平日所學所見，在一來一往間自然地浮現。武俠小說裡，真正的高手是武功精純又不拘泥於招式的人，所以他們能夠「後發先至」，一方面把對手的拳腳看得清清楚楚，洞悉對方的心意，並以此激發自己的因應之道。

15. 理論放在背景的位置如何作用呢？聽音樂或看畫作時的感受，可用語言表達的部分和欣賞者具備的知識和理論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語言表達涉及概念運用，而知識和理論正可提供許多相關的概念。若有人說：「<星期日午後的大傑特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同顏色間各種亮度與彩度的對比。」那麼說話的人至少必須擁有亮度、彩度、對比等概念，而這些概念都包含在色彩理論中。一個人對知識和理論的了解越深入，概念化能力就愈好，能以語言表達的感受就愈豐富，亦即對自己的感受愈能掌握。另一方面，對知識和理論的了解再怎麼深入，面對藝術作品，仍有無法用語言表達的部分，而且即使完全沒有知識和理論的涉獵，這部分也有其豐富性。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感受，與個人的概念化能力亦有關聯；在知識和理論方面的了解程度，也會影響一個人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感受那部分。上面 A、B、C 三人在聆聽《莫爾道河》後的感受，不僅在說得出來的部分會不同，在無法說出來的部分也會不一樣。知道獵戶座的人和不知道獵戶座的人一起在冬夜仰望星空，兩人對於浩瀚天河的感受和印象，差別絕不只於前者認得出獵人的腰帶。騷人墨客或許體驗更深：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兩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⁴

當然，詞人偏重的是生命中不同時候的心境，不是知識的增長，但寄寓的仍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感受。

16. 閱讀小說是另一個例子。但小說以文字呈現，或更接近於會談室裡以言語為主的表達。許多人都讀過《天龍八部》，但應該很少有人能背誦其中刻劃段正淳的段落。不過如果要讀者說說段正淳這個人，想必大家都有長篇大論，只是每個人的看法說法不會完全相同。藉由小說裡的敘述，我們心裡逐漸浮出對段正淳的感受和印象。當我們後來向別人介紹段正淳之時，其實我們絕大部分是在表達自己的印象和感受。雖然是透過文字，但我們對段正淳的印象，有可以用言語表達的部分，也有無法用言語表達的部分。我們擁有的知識和理論（包括精神分析理論或其他的心理學知識）毫無疑問能夠豐富言語可表達的部分。但是擁有的知識和理論之深淺，於言語表達上的差異，常不只在於豐富的程度，更在於觀點上的不同。較之完全不懂心理學的人，熟悉相關理論者除了在敘說段正淳的個性時可能較豐富之外，重要的是，兩人對段正淳的看法很可能完全不同。例如前者也許覺得他是個追求享樂的唐璜，而後者卻覺得他是困於人際關係的受害者。如果這是在表達個人對段正淳的印象和感受，那麼此種觀點上的相異即反映出彼此印象上的相異——包括言語無法表達的部分。因此，知識和理論方面的了解不僅決定了感受中能以言語表達的部分，也會影響那些無法用言語表達的部分。
17. 在會談室裡，除了面對個案敘述的內容，訴說的方式、聲調、姿勢、動作等等，都讓治療者產生無比豐富的印象和感受。治療者透過這些印象和感受了解個案的內心，以此構成治療

⁴ 蔣捷：〈虞美人〉

的基礎，如同聆賞音樂或閱讀小說。在會談室中，心理學知識和理論，包括精神分析的知識和理論，也要放在背景的位置，方有助於對個案的了解。

18. 治療者在會談室裡的感受和印象，知識和理論提供了許多概念，增加了言語表達的準確性和豐富性。經由語言的表述，這些感受才能夠被掌握，納入我們的思考中，可以與其他的觀察和感受互相驗證比較，並進一步與理論對照。如 Kohut 所說：

……謹慎的心理學審查……包括兩個步驟：(1) 藉由訓練過的心靈，仔細收集神入觀察所獲得的心理資料；(2) 把獲得的資料，藉由適當的理論架構（亦即，精神分析的後設心理學）賦予意義。……⁵

這有點像拼圖遊戲，一方面收集零碎的片段，一方面試圖將之構成有意義的圖像。當然，此一過程遠為複雜而困難。它不像拼圖遊戲有完成圖可以對照。理論只是一些指引（好像拼圖遊戲裡的一些竅門，如線條要能延續、色塊常有過渡等等），而不是等著被填滿的空架子。另外，「心理資料」也不像拼圖遊戲的碎片那樣隨手可得。心理資料必然是主體能夠以語言掌握的，因為如此才可能「藉由理論架構賦予意義」。但就上述第一個步驟而言，「神入觀察」所以能夠獲得「心理資料」，還是需要概念化的能力。精神分析文本所提供的概念，讓讀者更能夠掌握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而形成可以被理解與思考的資料。閱讀精神分析的文獻，顯然有助於此種能力的增進。Kohut 雖然沒有明白地解釋所謂「訓練過的心靈」是什麼，不過將閱讀精神分析文獻視為訓練的一部分，應該是很合理的。

⁵ *Self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ity*, p.28

19. 進一步的說明：言語表達涉及概念能力。概念能力取決於一個人所擁有的概念。假設我們認為，「個案小時候爲了維護其脆弱的自體而使用了隔離（isolation）和分裂（splitting）的防衛機轉，至今我們在其行爲反應上仍可清楚地看到此一模式」，我們必須有自體、防衛機轉、隔離、分裂等等的概念，才可能做如此的表述。但是，「擁有某個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其實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此問題也在語言哲學和心靈哲學裡引發許多的探討，不過簡單說，擁有某個概念基本上代表我們有某種區辨能力。例如，擁有紅色的概念，代表有某種感官知覺時，我們能夠指認某一性質爲紅色而不是黑色或綠色等等。有關心理方面的概念也是如此，擁有憤怒的概念，表示我們在自己或別人憤怒的時候，可以區分當下的身心狀態與其他時候不同，並用「憤怒」這個詞來指稱當時的狀態。然而我們如何擁有這類概念？閱讀精神分析理論能讓我們接觸到許多的心理概念，卻不一定讓我們擁有這些概念。我們之所以擁有這些概念，絕非因爲能夠背誦其定義或描述，而在於藉著經驗過自己或他人的某種內在狀態後，能夠審視並篩離出此狀態，然後用精神分析理論中的特定名詞指稱之。就像什麼是「浸潤性變化」，要實際看過顯微鏡下的組織切片，病理的教科書上的描述才會鮮活起來；自戀暴怒（*narcissistic rage*）的概念，除非自己經驗過那種過程，或神入過有此種過程的個案，又能辨認它與一般憤怒的不同，否則無法掌握此一概念。當然，要掌握某個概念，不一定要透過閱讀。但若要透過閱讀，則必須同時對照這種自我審視的過程。因此，閱讀精神分析的理論對讀者概念化能力的增進，並不是透過概念定義的直接植入，而在於增加他（她）既有內在經驗的辨識。因此，這種概念化能力的增進，需要經驗的基礎（他人的或自己的經驗），沒有經驗，